



就命运而言，休论公道

——读史铁生《我与地坛》

□ 李星云

无脸男：讲述初心和本我

——观影《千与千寻》

□ 山影

一部18年前的动画电影，却能在上映3天内收获超2亿票房，以绝对优势赢过了同期上映的《玩具总动员4》，不得不说是个奇迹。

但这部创造了奇迹的《千与千寻》，本身就充满了传奇色彩。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、柏林金熊等重量级奖项加身，无数影迷给予它的盛赞好评，都让《千与千寻》在动画领域风光占尽。

最初看《千与千寻》被感动，是因为被片中的温暖所感染；如今再看《千与千寻》，却又被延伸至影片外的创作者的悲观刺痛了心。

借着片中那个叫作“汤屋”的异世界，宫崎骏自由发散想象力，以各种外形奇特的神明，隐喻映射社会中的相关存在。在这些神明、妖怪之中，除了给予千寻帮助的白龙，最被观众喜欢的便是其中的“无脸男”。

影片中它第一次出现，是在白龙带着千寻过桥时。在场的妖怪、神明中，它是最先发现了千寻的存在，停下了步子凝视着她。之后，它便留在那座桥上，借着自己的隐形技能“偷窥”千寻。在某个雨天，站在窗外的它被千寻发现。善良的千寻以为它是客人，于是将它放了进来。在千寻向柜台主管讨要签牌被拒绝为难时，无脸男帮助了千寻，之后还偷了一堆签牌去讨好她。

当它从河神洗澡的事件中发现金子对众人的吸引力时，便变出了许多假金子。被金子诱惑的青蛙让无脸男吞进了腹中，原本只会发出“啊啊”声音的无脸男，自此可以借助青蛙的口说话。汤屋中的员工们被无脸男的金子吸引，对它阿谀奉承、讨好献媚。但它捧着金子送给千寻时，却遭到了拒绝。失望愤怒的无脸男开始大闹汤屋，吞食员工、美食，甚至生出想要吃掉千寻的念头，却因为吃了河神给千寻的“苦丸子”，吐出了吞进去的所有食物，妖怪，恢复成了最初的样子，又在钱婆婆那里得到了一份充实、安宁。

宫崎骏在创作《千与千寻》时，里面很多角色的设定都有独特的意味。比如汤婆婆代表着资本主义环境中的管理者，四方神明则是资本运行的操控维护者。

神情迷茫、不会说话，在神明队伍中因“透明”被忽视，缺乏存在感的无脸男，其实是泡沫经济时代中空虚的现代人。他们被大环境裹挟着前进，丧失了自我选择和身份认知。隐形技能，只是用来偷窃；手中可以不断涌出金子，却不过是一堆泥土块儿；无数的美食吞进肚子里，依然是饥饿难忍。

影片通过“不要忘记名字”的设定，来讲述初心和本我。无脸男，便是没有初心、本我的“无意识”生物，茫然地游荡，因为被千寻身上属于孩子的纯真、明净所吸引，不自觉跟着她、讨好她。为什么它会吞噬金子疯狂的贪婪之徒？因为当一个人被金钱迷惑，失去自我、尊严之时，便已经成了“空虚”的一部分，自然会跟代表空虚的无脸男合为一体。

这种“空虚”，属于精神、心灵，所以再多的食物也无法填补。当它到了钱婆婆那里，与变成老鼠的巨婴一起为千寻织出了带着祝福的发带，才真正找到了心灵归属，也就此留在了钱婆婆身边。

喜欢《千与千寻》的观众，不仅仅是喜欢影片兼具清新、奇幻的画风，更是喜欢影片所传递的深刻内涵。



图书的“超级畅销”“名人推荐”及其他

□ 许民彤

如今，走进书店拿起一本书，常会看到书上的腰封，还有上面几乎“闪瞎”眼睛的文案：要么超级畅销，要么一堆名人推荐，“畅销xxx万册！”“xxxx推荐！”语句浮夸到颇似电线杆上贴的小广告，有读者干脆把这种腰封叫作“妖封”，极言其有多么讨人嫌，建议大家去掉了事……

豆瓣上有一个名叫“恨腰封”的小组，名字简单犀利，意思明确：拿起一本心仪的好书，常会被横亘（亦有竖亘）的腰封倒了胃口……

哪些图书腰封倒了读者的胃口？比较常见的是滥用名人推荐。一名出版社编辑说，有些腰封经常密密麻麻挤着五六个知名推荐人的名字，“莫言得诺奖后，在腰封上的出镜率一下高了许多。”

还有的腰封文案脑洞巨大，比如某本书的腰封印有“乔布斯托梦说好”字样；另外一本作品不甘落后，印有“托梦推荐 | 托尔金 还珠楼主 王度庐 古龙”……

“书腰制作在于吊人胃口”，日本著名畅销书推手并狩春男的这句话，现在，正在成为一些出版商、图书策划者、出版人以及作者的必修课，并且深得要领，绞尽脑汁地在此方寸之地，搜集天下各种惊跳之语，推荐的推荐，作序的作序，导读的导读，尽可能地拉来耳熟能详的名人撑腰，有的腰封甚至将名人的名字印得比作者的名字还大，新人则借助名人“攀龙附凤”，名人不甘寂寞也附庸一回，用五花八门、五颜六色，华而不实来形容一点不为过。结果，现在这个图书“腰封”已经愈来愈脱离开图书文化艺术的设计范畴，而逐渐变成了一种图书商业营销的工具，一种广告的标识，一种炒作的手段，一种赤裸裸的商业文化招牌……

其实，作为读者，无法接受这样的“腰封”，有时并不在于图书作品有多差，而是源自这样的广告文字令人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厌烦——一册图书明明是肥皂剧的本质，却打着好莱坞史诗来卖，实在不厚道。如今图书出版界纷纷扰扰五花八门的“腰封”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图书出版的浮躁风气。文化因与商业搅作一团而愈发显得不伦不类，这对于众多爱读书的人来说，不啻为一种阅读的灾难。其华而不实、夸大其词、让人困惑、引人反感、背弃阅读精神和灵魂，不也是一种阅读文化的陋习？

周国平说：“史铁生不是一个残疾人，他是一个自由的心魂漫游在世界和人生的无疆之域，思考着生与死、苦难与信仰、残缺与爱情等重大问题，他的思考既执著又开阔，既深刻又平易近人。他的精神历经苦难而依然健康，备受打击而不会崩溃。”

史铁生，一直是我非常崇敬的一位作家，同为轮椅族的我，每次读他的文字都能共鸣到内心震颤。正如贾平凹说，文学不能只写一个人的“饥饿”，要有能力写出“集体的饥饿感”。而史铁生具备这种能力，他道出了所有困顿轮椅而备受煎熬的残疾人，那种被打入炼狱灵魂受尽摧残，而又不断地与内在的那个本我撕扯挣扎，继而与宇宙万物对话，去纵深思悟生命真谛的过程。

我和史铁生命运极尽相似，都是“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”，那时我是一个17岁的高中生，人生之花还未绽放就被噩运摧至凋零，在那个日暮烟霞的傍晚时分，我从山崖滑落，从此就再也未能站立起来。在受伤的最初几年，我也仿佛一下子失去了一切，我被厄运击昏了头，肢体的麻木连思维与情感都被冻结凝固了。我逃避一个世界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方式是，把心灵变成了地狱，我像丢失了魂魄的魅影，整日郁郁不言，沉溺于自己的苦痛中无法自拔。而让我真正懂得，儿女的不幸，在父母心里是致命重创时，却是在父母相继离世后。

史铁生的母亲我的父亲，都是那种爱得深沉而又巴不得替

孩子承受苦难的父母，这样的父母注定伤得最深，也最心力交瘁。我父亲去世时才57岁，擎天柱遽然坍塌，于我无疑是五雷轰顶，晴天霹雳。“在那些空落的白天的黑夜，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”，痛楚与伤心一点点从我的骨髓血脉渗透至灵魂深处。我生无可恋绝望沉沦，死亡那令人惧怕的一刻，却是我趋之若鹜心神向往的灵魂栖息地。恰在那时，我从西北政法学院的大学语文课本中，看到了史铁生这篇用“生命书写生命”的文章《我与地坛》，所有灵魂的沟通与疗愈也从那一刻开始，在我身外那苍凉伶仃的人生断崖处，他的文字与我，像灵魂的抚慰精神的救赎。让一个苦难的灵魂与安抚另一个备受命运肆虐的生命，胜

过千万句隔靴搔痒的劝慰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处属于自己的“地坛”，像梭罗的瓦尔登湖，朱自清夜晚步入的“荷塘月色”，而能够让心灵获得宁静的则是离家不远的湿地公园。每次轮椅转至林中或河岸的桑树下，我总有一种天地人合一的静谧与闲适感，在那里“默坐，呆想，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，去窥看自己的心魂。”河对岸天主教堂的悠悠钟声，似在敲醒我木讷的神经开启尘封的记忆，脑海总是浮现父亲坚毅的目光和他当年在凌晨扶着我艰难行走，我熬不下去时他说的：“吃得苦中苦，方能人上人。”父亲的坚强乐观，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坚韧性格，也像血液般在我的精神里流淌。我经常在

想，如果父亲还活着，看到他最牵肠挂肚的小女儿，不仅有一个幸福家庭，有相濡以沫的丈夫和高大帅气的儿子，而且还像欲火凤凰般在苦难中蜕变，用文字书写着她的轮椅人生，父亲该有多欣慰。

就命运而言，休论公道！史铁生用两条深深的轮椅车辙，在那荆棘缠绕而举步维艰的人生坎途中，用隽永而撼人魂魄的文字，登上了文学的珠穆朗玛峰。他让无数读者透过文字在悲凉与沧桑中，却获得一种巨大无比的心灵力量，他像灯塔一样，是我心中最亮的那束光。



仁豆 摄影



我的老师张丽华

□ 汤德洪

我的老师张丽华，与其夫君张承志均是古稀之人了。他们自幼在镇江扬剧学馆学习扬剧，得到扬剧宗师金运贵、筱荣贵等老一辈艺术家的传授，是镇江扬剧学馆的第一批优秀学员。

今年已73岁的张老师天生一副好嗓子，演唱吐字清晰，收放自如、韵味深长、扮相俊美、气质优雅、稳重大方。

张老师从2007年开始教唱扬剧，每学期均制定完整的教学课程，并印发唱段曲谱，每名学员一份。为教学，首先在家备课、练唱、听录音、对照曲谱、一遍又一遍地练唱，力求唱准唱稳，同时对角色的意境配动作，力求声情并茂。

扬剧的曲牌特别多，常用的就达140多种，而且各派别各名家的唱腔也不尽相同。为满足不同学员的需求，张老师首先自学各种版本，在掌握各家演唱特点的

基础上，再教学员。为传承金派唱腔，张老师特请国家一级演员、表演艺术家、金派传人姚恭林先生鼎力相助，现场传授，使金派艺术得以弘扬传承。在多年的教学中，张老师曾传授过金派、高派、华派、李开敏、凌桂泉等著名扬剧名家的唱段。老师的口头禅：我是现学现卖。这是老师的谦虚，体现了张老师扎实的功底。

张老师的教唱要求严格，有板有眼，抑扬顿挫，字正腔圆，细腻到休止符、切分音、在眼上唱等等，同时特别追求刻画人物特性、活动意境的完美。如教唱现代戏《蝶恋范古道别》杨开慧有一段唱词“荒时曝月炊烟断，茅根野菜充饥肠。”“荒时曝月”如何理解？张老师不但查阅了《新华词典》，还查了《辞海》，请教了语文老师。“曝”是暴露的意思，“月荒凉”更为凄凉，“荒时曝月”

表现了灾荒凄凉的岁月。扬剧唱词中，往往有一些错字或别字，张老师都虚心接受别人提出的意见，心平气和地改正过来。

在表演体系上，张老师按照“唱、念、做、打”及“四功五法”的要求，带领学员练好基本功。在排练剧本戏时，亲自指导唱腔、道白，连一个细小的动作都亲自做示范。在演出时，更是夫妻搭档、配合默契，为演员们化妆、佩戴服饰，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张老师多年的教学从不迟到，为准时上课，她都是提前一个多小时，乘公交车赶到学校。今年四月下旬，张老师生病住院，因两个扬剧班要赴外地演出，她从医院赶到现场为演员化妆，身背血糖仪，忙得满头是汗，化完妆自己再赶回医院。

张老师的辛勤教学，赢得了社会上的赞誉并结出了丰硕的

成果。近几年来，老师多次组织扬剧班的学员到扬州、南京及周边乡镇社区交流演出。她与琴师王兆南合作，演出了《珍珠塔》《恩仇记》《探亲相骂》《驼子招亲》《姑嫂住店》《九斤姑娘》《花为媒》等剧本戏。有两名学员在镇江市戏曲比赛中荣获二等奖和三等奖。张老师在镇江开办了“润州文化馆扬剧班”“镇江市文化馆扬剧形体班”“新区丁卯老年大学扬剧班”“九华山庄扬剧班”，为弘扬和传承镇江扬剧做出了贡献。

张老师心灵手巧，为了学员的演出，精打细算，自制服装、道具、头饰、插花等；她还有一技之长，会扎制寿桃。学员过大寿，她都赠送一尊寿桃，我亦曾得到老师送我的寿桃、围领等礼物。张老师为人谦和、宽厚待人，在十余年的教学中，从未发过火，见人总是满面笑容。生活中，张

老师更是一位贤妻良母，真是嘴一张手一双。家中两个儿子均为大学毕业生，现有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即将考研出国。因儿子在外地工作，寒暑假、节假日，张老师不厌其烦两头奔波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传承创新求精品、唱响追梦新时代。张老师是一名有着三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，她不忘初心、乐于奉献，受到广大老年大学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。从2007年开班至今，跟张老师学艺的学员达200多人，大家喜欢她扎实的基本功，喜欢她清雅出尘的气韵和对扬剧艺术一丝不苟的追求。衷心祝愿张丽华老师艺术长青。



入画大奇山

□ 王生虎

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。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每次想起这首诗，唯美的画卷，总让我浮想联翩，倘若走进画中，置身于山花、溪流间，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。大奇山之行，我终于品尝到这份惬意。

大奇山坐落在富春江南麓，山脉相连，绵延起伏。苏东坡置身山中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而我，远离大奇山，何尝窥见它的真容。甚至说，在此起彼伏的山峦中，哪一座才是它真身，我都说不清。

这种疑惑，进入景观后，依然存在。满眼松木杉林，哪有怪石嶙峋，唯有石板小道，才是别样风景。小道幽深，不

知探向何处。固然，空气清新，环境优美，可是与“山”“奇”根本不沾边。疑疑惑惑，走走停停，路到尽头，视野豁然开朗。

大奇山水多，是它赋予我的第一印象，小桥、回廊，竹管水道，清亮的水流，无处不在。莫非这就是“竹管引水入山厨”的真实写照？沿竹管探寻，原来，溪水起源于一根杉木。杉木立在池水中央，尽管折了上身，残存的根部，依然粗壮。这是假象，它是一根人造树木。溪水从内部抽到顶端，辗转流向其他地方。水道蜿蜒曲折，且路线漫长，若非有心人，根本发现不了真相。我哑然失笑，如果说大奇山是

一席饕餮盛宴，那么，这就是一道开胃小菜，在探索中前行，自然趣味无穷。

走过一条石头甬道，大奇山就真的在眼前了。一路走来，谜一般的现象，无处不在。

大奇山风景之优美，毋庸置疑。小路挨山，溪流傍路，疑人于水，挨擦擦，各行其道。唯有山与树，耸立天地间，岿然不动。此时，那些突出、葱郁的松柏，显得鹤立鸡群。它们当然有自豪的理由，在抱团取暖的同类中，耸立山崖的，都是真正的勇士。因为如此，它才高贵，像桀骜不驯，书写生命的神奇。

同样高贵的，是溪水。在

大奇山游览，无需指引，溪流就是土生土长、最熟悉大山路标的导游。它穿山越岭，或聚集成棍，或铺展如锦，飞溅起一片片洁白的碎玉。这种白，晶莹、透亮，是天池里的琼浆玉液，是人间天降的尘埃。心生爱意，忍不住轻抚。溪水从指间流过，温顺、熨帖，像母亲的手滑过脊背，别样安详。

大奇山的路，与黄山逼仄陡峭的小道大不一样，总在游人倦怠时，让出一片舒缓甚至下行的欢畅。这是大山洞悉人们的心理，几道大菜后，适时献上清淡口味。游人感觉不到疲惫，探寻幽邃的兴致越发浓厚。再则，闻名已久的天池与瀑布，都在山顶，不到长城非好汉，没有人半途而废。瀑布宽两丈有余，湍急的河水坠落山谷，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。时值冬季，江河早已进入枯水期。听说雨季，水量充足时，瀑布轰鸣声响彻天地，成为桐庐人安然入睡的母亲的呢喃。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，奇丽的大奇山瀑布，水又从何而来呢？于我，这也是永远的谜，再往上走，没有了道路。

下山，成了依依不舍的告别。势如奔马的轨道车，带着我们冲出画布，回到现实。回首大奇山，依然雾气缭绕，仿佛及笄少女，羞涩地用绿色，把自己玲珑的身体，包裹得严严实实。

大奇山比画，无疑更胜几分。

